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实践,创新乡村治理抓手载体,完善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

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

近年来,各地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大力推进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积极推行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治理方式,不断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2019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已先后发布4批共123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这些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如何完善推广?治理方式之变怎样推动治理效能提升,进而保

障乡村振兴?宁夏固原、四川德阳、河北邢台、北京平谷等地,创新实践的相关经验做法曾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近日,记者赴四地实地探访。

从今天起,记者调查版陆续推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人民眼·提升乡村治理效能①

宁夏固原市试行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已推广至380多个村,占全市建制村四成以上

小积分凝聚乡村治理大合力

本报记者 张文

“这是我用积分兑换的水壶,也是让我挺有面子的水壶。”齐喜红盈盈地起身、倒水,向记者展示她手中的不锈钢水壶。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城关镇头村,村民齐喜红向记者细说缘由:“多年来悉心照料婆婆,获得村级‘好媳妇’荣誉,加10分;卫生检查评比,我家院子干净整洁,加5分……兑换水壶的积分,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家里来了客人,端茶倒水时说起这个烧水壶,美得很。”齐喜红笑着说。

近年来,固原在全市试点推行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以下简称积分制),探索以户为单位将村民生产生活等行量化、赋分,再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乡村治理方式。2020年11月,固原市“小积分”积出乡村新风尚”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积分制管理看似简单,所涉工作环节相扣:分值怎么定、奖品如何兑、资金从哪来、效果怎么样?近日,记者走进固原市一探究竟。

乱放的难题——长期以来,红星村房前屋后、田间村道,垃圾不时可见。村干部上门劝导、宣传,想了不少办法,但效果有限。

2017年4月,有企业向村里捐赠了一批毛巾、洗衣粉等物品。于保亮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合计:鼓励村民们收集垃圾,分类上交,按可回收垃圾数量录入积分,达到一定积分可兑换相应物品。

“3分能换一支自动铅笔,10分能换一个洗脸盆。”于保亮说,村里将可回收垃圾打包拉到县里的废品回收站,卖的钱又用来购买兑换用的商品,加上村集体资金的少量补贴,这项工作得以持续开展。

这一试,试出了效果,多数村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回收。仅半年时间,红星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一方法经过乡、县、市总结后,2019年起在固原全市试点推广,积分事项从垃圾清理扩展到村规民约、移风易俗、产业振兴等。

“积分制促进村级事务标准化、具象化,让一部分乡村治理工作可量化、有抓手,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透明化、规范化水平。”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褚一阳说,“各村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民俗文化等方面情况不尽相同,市里只出台指导意见,将积分内容交由各村因地制宜设置并动态更新。”

“主动清理回收,自家地里不留残膜的,积10分。”翻开西吉县马建乡刘瑞村的积分明细表,村党支部书记刘军宏说,“我们村主要种植玉米,需要大量使用地膜。以前收割季一过,残膜满地,影响生态环境。自从将地膜回收纳入积分事项,村民们很快养成回收农田残膜的好习惯。”

来到隆德县凤岭乡冯碑村,村民马伟明打开家中抽屉,取出一套崭新的文具:透明的笔袋内,精致的钢笔、小巧的卷笔刀等一应俱全。“我家孩子去年考上高职,村里奖了30积分,积分兑换的文具一直不舍得用。”马伟明说。

“我们村刚开始试行积分制时,把村民孩子考上大学列为积分事项。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职业教育,所以从2021年开始,村里明确,考上职业院校同样给积分奖励。”冯碑村党支部书记王志忠说,“我们紧跟国家政策修订相关积分事项,既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也能起到良好的政策宣传效果。”

正向引导,强化党建,带动乡风向上向善、党员管理更加规范

清扫路面、擦拭路牌……一大早,冯庄村的党员、志愿者们便忙着在村口打扫卫生。村民王继良干得卖力,“只有干好了,这积分才拿得踏实。”

过去,村里整治环境卫生,王继良家的庭院长期乱堆垃圾,有村干部上门劝说,他依旧不以为意,很少打扫。

实行积分制后,情况不同了:由于一连3次卫生检查不合格,王继良家被扣了15分。按冯庄村积分管理办法,加、减分都要在全村微信群公示,这让王继良坐不住了。他找到村干部诉苦:“村里很少有像我家这样被扣这么多分的,这可怎么办?”村干部借机引导:“卫生检查评比优秀、参与公共卫生志愿服务等都能加分,既改善了生活环境,还能加分得荣誉,为啥不试试?”

这一次,王继良听进去了。之后,他每天把自家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报名参加村里组织的义务清扫。没多久,老王一家不光积分“转正”,还因排名靠前,在村微信群里得到表扬。“一开始觉得扣分没面子,现在是打心底里爱护环境。”王继良说。

建立良性机制,加强正向引导。如今在固原的许多村庄,对获得积分的

在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

基本逻辑:
以积分评价管理为主要形式,将乡村治理的相关事项量化为积分指标,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积分评价办法,运用该办法对相关主体行为进行评价并形成积分,并根据积分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或者行为约束。

作用:
积分制把纷繁复杂的村级事务标准化、具象化,让乡村治理工作可量化、有抓手。

运用领域:
主要在村规民约落实、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创建、社会综治等领域运用。

运行流程:
1.制定积分办法
2.明确积分流程
3.开展积分应用

图表内容来源:2021年9月出台的《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乡村治理典型方式工作指南的通知》

村民不但给予物质奖励,也注重激发他们的荣誉感、责任感:有的村组织季度评比,公开授予高分村民荣誉证书;有的村开展年度评比,总分最高的村民小组在村民大会上获颁奖状;有的村张榜公布积分靠前的村民,并在“道德模范”“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评选中优先推荐……“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并重,进一步提升了村民对积分制的认同感,塑造乡村向上向善好风气。”褚一阳说。

以积分为量化参考,积分制还成为固原不少村级党组织加强党员日常管理的抓手。“在我们大滩村,党员参加志愿服务等评选,年度积分至少要达到20分。”去年获评村优秀共产党员的西吉县吉强镇大滩村村长毛占华说。

在固原,将积分与党员评优评先挂钩的村庄已占积分制试点村的一半以上。“积分能反映党员日常作为,是党员平日表现的量化体现。”吉强镇党委书记李学智介绍,“村党员评优,先亮积分,分数低的党员主动退出了评选。”

党员评优更有公信力,党员管理更趋规范化。“去年村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一名党员既没请假也没参加,按照村里的积分管理办法被扣了分。对方马上意识到错误,之后再没出现过类似情况。”在泾源县兴盛乡新旗村,村党支部书记于勿利告诉记者,他们把党员按期参加“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情况纳入积分事项,“这是对党员的特殊要求。做到了,不加分;没做到,要扣分。”

在冯碑村,党员李原(化名)拿出用作积分凭证的塑料卡,上面还留有少许被撕掉的贴纸痕迹。

“这是先前的扣分记录,也是鞭策激励。”李原不好意思地说起前因后果:由于无故缺席党支部2021年度组织生活会,自己被扣掉10分。在冯碑村,加减分的记录会用贴纸粘在个人持有的积分卡上。贴上“-10”后,这个字眼时时提醒他,党员要守纪律,组织生活会必须认真对待。

“通过3个月的努力整改,并在其他加分项上积极争取,终于加回了10分,村里这才为我撕掉了扣分贴纸。”李原说。

“几年前,县里把我们确定为‘软弱涣散党支部’。去年,我们被县里评为‘五星级党支部’。从‘后进’到‘先

进’,积分制的实施功不可没。”隆德县神林乡杨野河村党支部书记杨银贵感慨道。

民主决策,严格监督,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断提升

在固原,许多村庄为鼓励村民重视教育,纷纷把“家里孩子考上大学”列为积分事项。

“我们村加50分。”新旗村村民于志伟说,“这个做法,当初是我提出建议,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

新旗村是周边有名的“书香村”,有时一年能考出好几个大学生。2020年,全村有6个孩子考上大学,其中就包括于志伟的儿子。“我们几户人家喜气洋洋,乡里乡亲上门道贺,可热闹了。”于志伟回忆,“当时村里对‘家里孩子考上大学’这一事项的积分奖励是30分。我觉得我们村重视教育的好风气还要加强,所以在当年8月村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把这项分值提高到50分。”

“家家都有学生娃,提高分值也是给娃们加油鼓劲!”“提升分值,有利于让村里更多的家庭重视孩子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村民代表大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说于志伟的建议道出了大伙儿的心声,投票表决时获得高票通过。

在固原,积分制已成为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的有效抓手。试点积分制过程中,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不断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不断增强。

“我们在实施积分制的过程中突出村民自治。”固原市文明办副主任黄小鹏说,“积分事项及分值的确定、增减、更改,以及积分的申报、监督、奖品兑换、物资管理等,全部由村两委商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接受村民监督,推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

“组长,我儿子刚接到通知,成为光荣的人民子弟兵了!”去年9月,杨野河村的村民小组组长杨浩收到一名村民发来的孩子入伍信息,他随即转发至全村微信群:“村里有规定,响应国家应征入伍政策的家庭加50分,请村民代表们知晓、评议,让我们一起祝贺!”

万元。资金从哪来?王志忠带着记者走访了存栏超百头的养牛场、年产值近500万元的面粉厂等多家村办企业,“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每年领取并拿出部分企业分红,为爱心超市购买物资,为试行积分制提供保障。”

与冯碑村不同的是,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试点村,奖品兑换在一定程度上要靠财政保障。骆驼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洲介绍,2020年试行积分制以来,他们逐渐探索“多条腿走路”:靠区里拨一点,原州区为试点村拨付一定经费,用于保障积分制实施;村里省一点,村里规定每个村民每季度兑换积分不超过一定额度,精打细算;想办法挣一点,村里正规划发展蔬菜种植等村集体产业,部分收入将用于保障积分制实施。

“我们鼓励各区县加大资金保障,推动积分制试点开展,同时坚持不强求、不强推的原则,鼓励各村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循序渐进,条件成熟一个试点一个。”固原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自试行积分制以来,全市800多个村中已有380多个开展试点。

在固原,不少乡村探索市场化经营的方式,保障积分制试点实施。“我们既兑换积分,也对外经营。”走进杨野河村的爱心超市,不时有村民前来购物或兑换积分奖品。见到兑换积分的村民,超市负责人张梅兰便拿出记录本做好记录,从超市“兑换专区”取出相应商品。

“我们把用于积分兑换和对外销售的商品分开采购、分开放置、分开管理。”张梅兰告诉记者,爱心超市由村集体开办,每年能有2万多元利润。除上交村集体部分外,剩下的用于保障积分兑换的物资采购。

在固原乡村,以对外经营反哺积分兑换的爱心超市已不鲜见。还有一些试点村通过与相关部门合作,扩展积分兑换的资金和物品来源。“我们的爱心超市里,有共青团泾源县设置的兑换专柜。”新旗村团支书杨风云说,兑换专柜的物资由团县委捐赠,专门用于村里学生和共青团员的积分兑换。

专柜区域不大,在200多平方米的爱心超市中仅有一个角落,但玻璃货架里的兑换物品琳琅满目:文具套装、钢笔、字帖……

“3年前,我因为暑假回村辅导孩子学习,获得了相关积分奖励。我用积分从这个专柜兑换了一支钢笔,现在还用上。”刚从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毕业的于世广从书包里掏出这支钢笔,摘下有些磨损的笔帽,笔尖依旧闪闪发亮,“上大学时,我常向同学们讲起这支钢笔的来历,每当说起积分制,大家都很感兴趣,有的还说一定要来看看我们西海固地区农村的新气象。”

拓宽渠道,多元投入,循序渐进开展积分制试点

翻看冯碑村爱心超市兑换记录,记者看到,去年该村为村民兑换了超过8万积分的物资。按照村里1积分对应1元货值的規定,兑换物品总额已超过8

万元。本版责编:杨彦 孙振 戴林峰 版式设计:汪哲平

下图: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神林乡杨野河村村民用积分在村里的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齐轩摄

